



孝集卷之二十

東海屠隆長卿



祭文

祭陳主事文 代作

余聞之莊生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此何以故夫昧者之言泰山之與秋毫奚翅大也彭祖之與殤子奚翅壽也斯不可同日而論矣若達者視之即六合一坯也萬期一瞬也而其於泰山以坯土稱大彭祖以數百稱壽不亦區區

與秋毫同限彭祖壽矣而

取大小壽夭於其間哉余醜蓬蒿之士繩樞瓦礫  
羨糗飯至窮悴也而死尊官大人位列王侯身都將  
相華軒朱第錦衣玉食赫奕一時貴倨於世無雙也  
而亦死迨其丘壠纒七松楸陰翳白日色慘蕭條以  
風即蓬蒿之士與王侯將相俱銷沉論埋化爲異物  
至黠不可辨余念此未嘗不心愴七動矣而營世擇  
物之情且令矧然矧化鳥嗟乎陳先生尚奚言哉方  
先生待詔公車通籍金閨分 天子咫尺之符出宰  
大邑賢聲四馳何盛也既進列鳩署爲 天子司刑  
於內漸登華要榮寵矣方將奏功名當世拱手取

之位以上報明 天子而下以光其 且辱先生去矣千里之駿一蹶不起先生 歸而樂志東海之上即令先生高春秋爲 黃髮爲 士大夫羽儀豈不休哉而造物者又且奪先生去矣 嗟乎先生鬼神且忌之矧人哉余懼先生不瞑目 乎也雖然余爲先生稱莊生先生倘有味乎余言 先生位列王侯身都將相而春秋登百年以死即 生一命不沾老東海布衣以死總之死耳而先生 且成進士爲王官其所自樹者足以暴於天下

而年壽不得長矣計焉且先生之

不在成進士爲王官而壽不壽又何以云也彼顧  
原憲不死乎先生達者目奚不瞑九原也某等嘗與  
先生有同官之誼追感疇昔馬先生潛馬出涕以悲  
顧先生死也無涯而吾生也有涯以有涯哀無涯斯  
惑之大者也先生有知不胡在地下耶於是相與遣  
一介行在采大江之蘋蘩先生東海上先生之靈  
寔臨之

祭范夫人文二首代作

生人厚薄百爾不齊然之厚薄厚而薄也  
而厚不厚不薄百爾不齊亦甚之甚也世有生不

其福而死不登乎大年則詹上炎上惟命之尤其或  
富貴壽考榮名厚取諸造物者如是而死可以無憾  
而世之吊之者乃猶逆探其侈心而顧愔愔哀憐之  
不已爲造物者不亦難乎亦舛矣夫人出自名族夫  
相同馬公五十年司馬公爲國大臣歸老田間多子  
孫又多賢也是司馬公之富貴壽考亦夫人之壽考  
也司馬公鎮撫夷夏名滿宇內是司馬公之榮名  
夫人之榮名也夫人之取諸造物厚矣所可憾者  
不滿百然世固有滿百死者而富貴榮名又或

女子之情所悄悄愈哀憐於夫人者終不能已也何  
其以余言爲然與不與

名媛毓德中閨之良湘靈寶瑟南國明璫雜佩蘭  
陸離生光來相夫君周如齊姜比洽王睢配美河  
薦蘋宗祏奉時蒸嘗鷄鳴待旦刺綉流黃琴瑟在御  
和樂且康相從夫君經營四方煌煌夫君兼資文武  
晉貳夏官秉鉞於楚大江以西萬姓安堵慶流皇輿  
名在軍府 天子于表維公之庸有美夫人實相我  
公實相我公昂鍾是勳功成掉臂歸老雙白芝草

琅階庭奕奕含飴弄孫以永朝夕胡奪以去歛返冥  
極先我黃髮哀此後昆昆入德維容下高冥明星猶  
爛吊容在門嗟靈不滅日侯于壽駕鶴導旌行空凌  
雲訪西王母登彼崑崙三遊南嶽見魏夫人於平昔  
河東注白日西傾何形非散何草弗零萬物擾上  
者長生今也夫人化亦何驚言采澗香言薦爾靈  
夫人而陳辭駕我心之怍怍

祭沈太夫人文代作

嗚呼人者形也何形弗散矣生者寄也何寄弗

其為小年及其盡也亦小年也其小年也不知其  
大年及其盡也亦大年也故古今旦暮也旦暮亦古  
今也萬期頃臾也頃臾亦萬期也鴻荒以前吾不得  
而知之鴻荒以後吾亦不得而知之大塊之中百千  
萬紀之銷沉寂寞其間者何可勝道市朝也而陵谷  
矣宮室矣而立墟矣王公大人與其胥隸編戶齊民  
也而異物矣曾不能一辭也嗟上形之不足恃也人  
獨奈何乎而以自託也窮理之世固有不盡而盡也  
而不盡者人之所自託者庶幾是乎萬形擾也吾分  
一形於中而取焉無間吾且為蝶螟吾且為舜蘭吳

不盡而盡者也操靈修之術而立於不朽之林令  
亡而神在身沒而名存且與日月同驚而天壤共  
焉者是盡而不盡者也夫陰陽回薄大運逆遷我  
古人無一存者矣而存者獨聖賢之名是聖賢未  
盡也人之所自託焉者庶幾是乎吾知沈太夫人  
死也人皆謂太夫人未可以死夫未可以死是死  
也然人知太夫人之死而不知太夫人之不死也  
夫人者今封君沈慕閉先生之夫人而有吾夫  
也太夫人之婦沈先生賢婦也而其

人而外以奉其賓客身所當相以內事無不得當  
與人無不得其歡心者斯不亦爲賢婦乎少讀書  
大羨窮日夜以女紅佐諸子讀書時上口授書義而  
又多作訓辭訓諸子率多名言即操觚之士不過也  
斯不亦爲賢母乎爲婦賢爲母又賢有令名矣是不  
朽之烈也今太史曠代之才也文妙天下而行高  
古人天下知太史賢莫不知太史之有賢母將名  
形管且與古敬姜之流馳聲於萬代故人知太  
之死而不知太夫人之不死也某等忝太史同

高昆弟則事太夫人有母道焉今太夫人一  
能令則無涯之戚獨諸子也與哉乃爲太夫人稱  
巧而不及沉痛悲傷之語蓋爲太夫人言之非某  
之所以事太夫人者也於是同聲而盡一哭不自  
其涕之也

然以稱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即世也事有不可語  
人往七舉而歸之天謂茫昧宵冥回薄推高  
其誠不得其說耳竊謂人事無倫矣

官不過即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滿五十  
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營名一瞬而輒告逝  
但之方其激昂青雲也孰亨其運曾未幾而畢命  
壚也孰為之災謂景星鳳凰世不恒見見且不得而  
久先王固所謂不得而又者也則世亦有久者矣謂  
寄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則世  
亦有不亟取者矣定又惡可知耶余觀先生儻易寥  
廓睥睨大塊之間將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氛  
萬物而之乎玄冥曷不身處人群神遊八極以市朝  
為隱以官為寄以天地為蘧蘧以光陰為過客若東

方生避世金馬馬不可而顧遠馬長終也朝露晞於  
白日叢蘭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處  
為五嶽之遊功業未竟何報謝人間之事吁嗟乎傷  
哉天胡界之才胡斯之止胡發之遲而奪之速是又  
烏可知耶某等不佞屢次公太史先生幸收卹之  
下則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爾庸得不惻然  
涕以悲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  
京師數千里而遙經黃河大陸固達人所嘗  
等願先生竟氣無北而東且遠



顧先生無戚於此然先生非有戚者也傳陳祭  
吊先生願瞻英爽若恻怛至矣

祭方夫人文

嗟嗟夫人毓德純明共孝莊肅問國典刑出自  
丞相太宰董正百官以均口於錄太宰維國之楨  
靈承於帝恭階是平式克為助亦曰夫人寢昌寢  
光啓後昆三台中圻同  
夫人繼之盍爾神滅  
遠近走哭亦孔之傷白日西馳修忽四霜嗚呼何流  
弗東何晝弗夜丘壠相望賢愚共謝第視古人今誰  
在者乃夫人則亦奚憾矣人或終身荆布而夫人命

極一品冠誥榮封人或糟糠不厭而夫人肉食五鼎  
祿侈萬鍾世有春華易零朱顏委棄而夫人則松柏  
女貞凌寒弗瘁世有中道移天黃鵠興悲而夫人則  
齊壽偕老白首同歸身食其福者或艱其後而夫人  
和丸教子含飴弄孫蘭茁芝秀玉立溫仁粉黛芳  
或乏脩名而夫人之德配夷周姜名在彤管千載  
芳嗚呼乃夫人則亦奚憾矣惟以典刑淪喪詭制  
婦寶瑟沉湘明珠絕浦言念弱息淚下不收翻  
於高丘暮未宿草原有新揪維靈

祭同年伍進士文

嗟天乎何死我伍君也君修身砥行四十年而得  
第夫修身砥行四十年而得一第君亦良苦方且  
上乎視四海爲萬世規改自今日始爾而輒奪之  
謂君何君第上矣死者何也死在窮何也譬之于  
之新發於剛而無極之終也夫其之南矯舉於  
漢而輒鍛之剛也夫其之北一瞬而滅也朝乎  
雲暮矣黃泉謂君何天乎有意於斯人其無意於斯  
人其有意於斯人也即令頽頽世資建非常而崇  
謙奚不可其無意於斯人也即勿嘗以一第而令  
終彼首丘斯亦已矣奈何從大江以西走數千里  
北取一第曾未幾而溘死都下爲遊魂余安得呼  
陽而招之又令其家之人悲歎錯行慶吊相仍以  
第之故而重骨肉之戚則何說也昔人慷慨沉  
嗟於幽冥至訾天地以不仁方造化爲小兒坐  
夫人之無良即天之降罰宜慘今觀於伍君故  
故龐沉默又聞其居家多大節則居然好修  
奈何令好修之夫至此哉君有同袍三百人

子涕泗今也至此夫安得不爲君泣數行  
余爲君稱達者之言君死且奚悲夫萬期亦何  
何必四十年乎即百年亦盡也光陰逆旅也何  
下爲容乎即桑梓亦容也浮生大夢也何必死  
即生亦寄也天地亦幻泡也何有一第乎即玉  
相背無有也君第觀彼都人士後君數十年而  
雖遲速稍異都盡爾其能後天地而彫三光者  
其彪炳乎內稱不朽者又幾何人若然則君奚以  
余等又安得爲君悲也

祭史夫人文

嗚呼夫人共孝溫溫西池作鎮南嶽維尊下遊人世  
配乾體坤二儀開氣分教立極雖七朱絃既絳且適  
大人揚休天贊明德煌七夫子玉瓚黃流列星佐商  
崧高翼周名簡當宁風馳九州奉命帝鄉視憲南土  
帝曰試哉問氏疾者直指觀風衣繡持斧夫人治內  
朝夕欽七后和五味若昔八音胡堯仙逝迅彼列  
霞光孤映凌空奔月玉瑟收聲鳳簫吹折宛轉  
悲乎復例嗟七不有淑媛疇相慙人清霜夏零  
沈塵歸來返彼天真返彼天真哀此士民載

祭曾母袁太宜人代作

嗚呼宜人靜一端莊齊美王睢化洽姪姜相彼君子  
明德斯煌鳳凰于飛和鳴鏘七乃生兩賢峩峩時英  
雙珠照乘白璧連城神飈並舉驅欵揚旌彼鳳者雛  
頰而白昏橫鷲四海萬里瞬息造物忌完事有不測  
一抗青雲一控其翼嗟七宜人哀情允多沉痛過傷  
遂抱沉疴汝君色養朝夕惟勤求不能帶願代以身  
帝命延紀遂及食所於穆汝君為愛高致位佐秩宗  
聲卑懸斗朝啓卧理一麾出守今以同事喜得老成  
撫治大郡倚以長城諸所到則德業維精民歌昭矣

吏畏神明方資石畫冠冕三兵胡天降割婺女夜  
間巷走視哀動傾都秋風何烈蕙死蘭枯兵人不  
賢守告去奔喪而西大江橫霧竹馬無色父老鶴  
奈失貞良疇與咨諏何嗟宜人悵馬萬丘憾詞縮  
寫我煩憂

祭家司馬

嗚呼人亦有言歲在龍蛇賢人災九流混濁二  
雅天崩地裂喪我大雅惡風走石雷霆震走  
如精有星累累隕於野三歲之

君當此大悲一哭眼為血再哭鬢為絲仰天不  
雲四馳已卯二月余病休沐鴻鯉自東告公奄速  
亂夫哀既定迺哭家人憐我病而蒿目載哭載思  
我疇曩疇曩謁公一見拘掌黑龍感夢巖電示賞  
駒踏空憤鶩珮爽矯七神巫視於天壤察形以機  
彼皮相昔也失路荆棘風波余行坎原余志婆娑  
崎嶇落為人請訶先生曰嘻其如命何青松不改  
日可磨世寧有此大哉我七肝膽相照他人則那  
區管鮑千載么麼余歸自燕歲在丁丑公也掀髯入  
門握手吾家癡叔今解事否一官鷄肋文章敝帚

刀 五事庶其不朽冬月寒風蒼黃涉淮中夜永嘆  
故情斯再重詞累楫不宣我懷我懷夫君參差日暮  
天長水遠大江橫霧離別幾何而哲人颺去嗟我  
公鋒穎嶙峋長髯偉姿僊官上真當其得意為英  
雄揚厲中原鞭驅豐隆一跌不收蝦蟇朝龍角巾  
第遂駕冥鴻陋彼小夫坐而書空自公之東臧用  
拙懸解外膠高朗曠達神動天遊汪洋鞦韆浩歌  
世斯理超越或擘江雲或酌海月含光攝生以  
大運告盡八十迺徂吁嗟乎泰山豈不平

也瓌瑰神情灑落形絳珪組心眷平整功名竹素  
天磅礴生步九州死歸五嶽死也不恨生亦不惡  
忝國士大恩靡酬抱媿下泉鬱紆煩憂沉吟自傷  
屋山丘言悲東山忍過西州中心不將涕泗交流  
以哭公海溪山故何以吊公生芻白茅躬莫致之  
官羈勒望而搖意欲去無翼尔野蒼上高城夜笛  
嗟乎白日自奔江河自以社走傾都哀此人群近  
溼土低空斷雲嗟我哭聲公乎當聞

祭柴方伯季東文

嗚呼先生阨此大數磊塊之姿忠篤之慮勿憐以處

勿靡以感天錫貞良宜享神祐喆人弗福爲善者  
先生弱冠登朝德茂年青踐更中外龍矯鵠停何作  
弗與何吐弗經智發銘於節徽日星洎晉方嶽保登  
江孺正身率屬明燭潛奸大白不辱物莫挽馬羔羊  
之風萬衆是宣生爲貴臣布褐蕭然逮其晚節益勵  
清德立功報主罔遺餘力精誠乃心頭顱蚤白末路  
多艱才與命畸直弦曲鈞昔人所悲徃來關陝備歷  
嶮嶮復構家難怛矣酸辛兄終母死哀號九旻人  
大痛橫集一身八禍方烈人言未已轉盼之間

求多人則固然謂天道何伊余小子獲幸于公長  
把臂遂出五秉余折而西公折而東傷此離析  
飄風長逝永絕我心則恫憾辭駕乘哭斷雲空

祭張大司馬

吁嗟先生學闕無始德配上古出崇竒議處重要言  
九流冥合五色相宣三書並列在泰山得天者全  
用物則弘英靈固真我以降肇華懷郁六合從風  
朗照千春生為明臣死為神死也何哀吾哭我私  
以云我懷眷馬念昔悲從中來嗟余小子束髮授易  
擊登堂皇望氣觀色駒也千里相許以臆存亡滅沒

一相而得命之不猶我戰哉北我戰哉北曾不我沮  
棄甲復來猶曰我武在後行違勞唁良苦駕是用奮  
不墜人下我之不墜先生故天地灾廓知己寔難  
仲耶收耶波下泉一壽氣燕千古永嘆情遊金石  
白日為春當失路先生心摧先生所是他人所非  
盤跚蹶踣為他人嗤為他人嗤先生是蓋禔身談藝  
庶幾無郵努力天路從茲以往以事先生聊答疇昔  
歲月云何而公淪喪洪波遶遷浮雲愴怳疇昔之  
修途眇絕夢拜先生天為隕雪不謂神靈告我以  
萬里倉皇哭公塵沙在衣有恠其

先民是恫昔我侍燕多士咸在衆言權竒厥化若鬼  
先生晚出片言壓壘手提風雷鞭驅四海士以俞龍  
丞上文采今也索莫喪我老成宗指海乾風日凄清  
山鬼夜泣波臣不靈大雅茲絕黃鐘無聲喬木不陰  
傷哉女蘿當新摧梁父奈何嗟我髦士涕泗江河揮  
日何益哀傷孔多於乎世有高真精專靡他聖賢度  
世歷景登遐古而無死其地存印侯王斷隸同爲泥  
沙生無不死死又何咎沉痛興哀高明所薄仰視茫  
茫竟兮穴廊

由拳集卷之二十終

由拳集卷之二十一

東海屠隆長鄉 著

祭神文

祭河神文二行

隆受

命於

朝朶撫茲邑邑東門實臨大河水

蓋故隄所不侵城者不一武而近思旦暮魚龍挾  
子而上竊其威命以馮陵我下土我下土之人亦  
憐也乎罔敢寧居不佞臨河而觀之則亦惟大有  
濟予心乃涉穎之二句是爲春王正月六日不



荷蕃鍾而來是興東門之役願邑小而民貧歲苦不  
登而賦歛日急艱是役矣大恩不克奏厥功則敬用  
不腆邀寵靈於明神維神歲與祀典血食茲土維不  
鄙予小子幸哀憐元元相余不逮母以使者弄其威  
權以傷余土工土工之成則匪曰人力實維神休民  
以脫於湯析之災不佞與二三君子庶幾無郵而神  
亦永永歆歲祀弗替明德顧不遠哉其或不念黔首  
之命朝夕不市其威力而行其恣睢即民其魚乎神  
且不血食神即弗念予小子其幸幸哀憐元元余小  
子或無道不仁以私利敗其官常余則有罰其幸毋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惟神其神之無靈余則弗敬

爾年來洪水為妖故隄不守天兵之屬得以行其  
靈薄我城垣震驚有衆馬壁不用坐桑安歸民大  
不得保厥室家隆受 命下車父老郊迎語我  
總請命馬隆是用朝夕廩上不違寧居躬

集萬夫雷動不假鞭箠使其民奏功旬日黔首不  
豈惟不怨道路載驩則亦惟明神鑒我歎七陰隲下  
民神休大哉隆敬率諸執事薦爾蘋藻用申報祀以  
章明代今 陛下仁聖憫念萬方隆亦日有兢上恭  
澡行簡事無愆賞宜隨別而元元至切也神之聽  
之其中無以大水為民之害也民居子或有黷貨  
有濫刑于是川涸民無以我民上之真安神則血食  
民之流離神則不血食靈靈前上聞乎此言

一告城隍文

隆猥以疎庸謬司民社自抵任來雖頗知祗慎惟

第吏事未聞世情多困  
災罔聞恩澤不究以致下積罪戾上干天和官之不  
德明神是譴降割下氏始以兩電傷我麥苗今復亢  
陽妨我稻事三農失望萬姓嗷上皆隆不職之所致  
也霧不膏作罪將安逃隆雖寃在荒鄙尚無以謝  
姓是 登夜惶恐不遑寧居敬率邑人頓首謝過  
下民請命隆昔嘗有云官之不德余則有罰其  
以我氏明神凜焉在上敢忘此言神若許隆洗  
慮與以自新哀憐元元而辱收之幸即賜

下風不任悚息

再告城隍文

隆聞天人涉於氣類感應矣於桴鼓匹夫匹婦一念  
精誠往七感天地動鬼神故庶女召風烈士殞霜大  
憤觸虹繫冤積旱浴血滄海微應禱往牒所載信  
而有徵維感應之理日一而一之理竊茲思隆本疎庸  
天子不以隆不肖令符一、下車以來恒恐得  
罪士民有負主上刻、春米柰文墨豎  
儒初出涉世民情土俗多、以類錯深思不  
致至於洗心提身砥礪方、公積毫不敢

幾少逭罪尤上不負天子下不媿交遊無貶身名  
無辱九族乃若升沉顯晦彼有主者寧敢與知此  
隆之所用朝夕崇七者也乃竟以寡昧得過神明  
天降割及我下民、而冠加之虫蝕為災傷我  
苗蠹爾小臣堵、思程抗心竟不意  
夏來復遭恒燬赤地百里特使麥秋既損於災傷  
稼復稿於旱暵萬姓嗷七莫必其命民則何罪  
官雖赤日暴露席藁自焚不足以逭用是  
率同官及邑父老子弟頓首請罪

不知所出乃反復自度捫心思過隆生三十六  
於茲矣自為諸生家世貧賤最拓落而無怙疎宕  
不合物情行已多僇瑕瑜莫諱然自知美七惡七萬人  
皆真雖多冒其事之所非人思不好行其心之所  
忍以故從有知識以與人言對人出一嫚語妒一  
恒物殺一生虫肉不食之類于外不欺其友朋兩儀  
布列神祿羅降懼區越言敢誰欺乎今茲落官自  
恨風不片言世務克出多缺民不蒙休然何敢營私  
黷貨以干三天而敗官守哉而灾旱雜沓怨咎相仍  
訟中不孚祈禱罔應此隆之所以栗七憂懼又獨

之者也既而展轉深維天道寥遠神理茫昧忠信不  
諒從古且然願隆何人平生非有曾史之行龍比之  
心一念云何而逐妄圖感應即幸而得雨猶為僥倖  
不幸而不雨乃其固常既又思之先朝李夔賜有云  
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亦鑒洗心之物陰雖不實  
行負神明然居官猶知自守不私一錢祈禱猶知不  
誠不御酒肉世固有貧殘者祈雨禁屠宰齋戒而  
食肉飲酒者而往七得雨何哉夫居官知守祈禱  
而不得雨居官貪殘者祈而禁屠宰齋戒而

問下土之情譬之蚊蚋起滅去來無心雨即而不  
即不雨是皆係適然爾舉感應之理而卒歸之寒  
茫未嘗可以勅馬夫以隆之疎庸寧敢自謂寒  
哉意其之吉於神者儼焉在耳官之不德余則有  
罰其無以我民其剪而賜之遐荒其抑而沉之下僚  
褫其祿位而降之疾青陰不耿悔其幸無以我民我  
穎民之困敝極矣下邑非有燕齊秦楚具越閩廣山  
川土田通都大邑沃壤上腴舟車水陸商賈魚鹽珠  
玉紈綺之饒草屋泥垣布衣糲食富者菽麥之外無  
長物貧者居無宿糧朝不謀夕而又日困於征輸

於敲朴其民一逋官租輒賣其子一蓋空而  
七八馬亦可哀矣柰何復令遭此荒旱為隆時飽衣  
痛之辭為下民請命監司監司為不聞也者今為請  
命明神而明神又不聞令隆跼蹐迷塗含皇憂之  
茲下情寸私蘊結是以忘其固陋披心陳辭非敢  
虛文以欺人飾游詞以濟神聽也伏乞少寬譴  
憐下民大降時雨蘇我禾稼保我室家千月明  
勝戰干

三告城隍文

神命於神至矣今日之

慮洗心澡行不憚勤吾如是而已他何能為下也  
小而貧今復加之災傷前焉苦困神所知也隆今之  
一官以為枉措養性之具罔敢厚而厚之任重之  
形神勞弊計窮力竭又神所知也日陳詞剴切勅其  
款上之誠而神不應無可奈何日夜私念從入官以  
素行立罪狀以頓首謝過而神不應久無可奈何赤  
日暴中庭從朝至暮委頓幾死而神又不應此何為  
哉維神受命於帝為城守之官而為宰牧即地  
方之責神安得晏然即神不應久無可奈何赤  
今夫廝養牧豎秉一公和事而於神上亦當應之

乎宙高廣何所不容神在矣豈一物  
也隆雖不肖才疎行劣猶以薄秩承是士齒於縉紳  
天子賜之印綬俾司民牧今之職任固主上命也豈  
以天子命為宰牧嚴然臨於士民之上而神以為  
末不足與應答曾不行比於廝養牧豎之流當不  
矣且隆雖不肖初入仕版即知廩上祇懇行事罪  
雖或有替不自知然自下車來未嘗敢一置身於  
錢私一錢乎哉一物乎懷私滅公乎以關節  
乎有之則維神所怒矣又蚤夜惶惶問民所

臣等謹言

之語受釋氏慈悲之教蓋無日無之由此言之  
不敢自列於循良而於不才有司中猶未為太甚  
平日自謂亦無大得過士民今茲良苦萬姓無不  
憐余涕泣相向而神以為必不足與應答當不慈  
坐視哀苦漫不肖憂何為哉藉使天禍穎上吾民  
災而神不得請於上帝或臣罪當誅以為貪殘之  
不得降災茲十則士民之愚誠亦至矣其官是  
其民何罪神亦宜告我以故用一表見靈爽以示  
忘我民而神不失職諸所譴罪臣請受而甘心焉  
何收視絕響疾呼不聞宵冥寂滅僅同稿木靈爽  
乎何以神茲土為也又何以燕血食也而令降與士  
民就稿木而乞靈即碎首焚身何益哉激切再陳  
其圖之隆謹悚息聽命

祭城隍謝雨文

嗚呼維神若蒿靈爽何灼灼也當不穀隆竭誠禱  
二日不雨則暴赤日中越二日又不雨為文告於  
者三千冒威靈罪過太甚神鑒我無他為下民  
私憂激乃深中不以為罪而與之答應如響方  
是日落乃已即夕玄雲四合詰朝而雨二之

仆起原由也遠近奔走婦子騷呼神之惠我下  
即起白骨而肉之也抑此神休有四焉吹萬布德令  
生懷潤仁愛洽矣谷神響答應痔澍雨靈貺肅矣不  
鄙夷小子不罪激切之言覆茹弘矣神理孔章毫髮  
不齊令僕許知思善良益勸銷折姦萌佑翼新熾教  
植廣矣豈惟下民即不穀隆於此乃益有以信天大  
感應之理冥冥之中何幽不燭何細不察何私不聞  
何物不答捧彼大明灼我遐遠媿上惡上疇能逃者  
不穀隆竊茲思矣而省愆砥行寧敢怠時故余於此  
一事而知神休之大也敬陳不腆率官吏諸生及

父老子弟頓首報謝伏惟明神裁察

祭張龍王文

維神乘雲躡空呼吸陰陽吐納靈湖鼓鑄萬品德  
玄馬功莫鉅焉始自李唐迄我 皇朝昭明一日  
戊寅之歲上大旱隆齋宿敢禱於神上不以隆焉  
溥幸惠顧元元之民降以甘雨上乃時四郊霑足  
姓欣藉神休大哉隆又敢用不腆借邑博士若文  
諸生若千夫長百夫長若父老子弟頓首祠下用  
神真在乎風廟上未矣始真神約重



祭武安王謝雨文

維王耿亮正直忠憤激烈生為人傑死為天神威靈  
萬夫磊落千古形亡神在歷代揚靈至於天朝尤為  
顯灼赤縣神州蠻荒絕域貴而王公賤而養卒上及  
賢豪詰人下及匹夫匹婦罔不望王之靈蒲伏祠下  
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徐泗芒碭之間乃王經營故地  
英靈蓋尤顯焉父老往七談王使人髮立夫豈獨以  
其駭雄神武稱萬人敵哉其大者辨順逆於勳勦明  
漢賊於血戰識真主於草澤周旋多難九死不回義  
指泰山心同儼日苟息有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

貞不濟則以死繼之維王有馬千載而下所以折奸  
雄之氣激壯士之肝此其大都烈烈者歲在戊寅  
上大旱隆則大恩怒焉疚心敬率有衆虎拜稽顙  
於王祠維王靈赫萬古德音孔昭哀此下民應時  
雨回我枯稿起我危命王有大造於頽人也下  
之人敢忘神貺隆又敬率有衆稽顙陳詞用申昭  
王其鑒之

祭城隍謝晴文

乎今而後降乃知神之惠我民至也上帝

遜朗鑒夫旱之與潦皆爲民災五穀不登則下民  
生民之無生令將安歸流離疾苦行道心傷隆承  
出宰待罪下邑境內之事休戚共之縮符食祿土苴  
黎庶臣獨何心夏五月不雨隆率士民以旱請神  
時而雨六月霖雨決而隆又率士民以雨請神  
文意時而雨六月霖雨決而隆又率士民以雨請神  
感德之民不忍以旱災我  
民而止不忍以雨災我民而止隆遭時徵幸幸藉  
寵靈臣何力之有焉仰宣上帝好生之心而下有造  
萬物此維神休亦神之職也而隆敢貪以爲己力  
惟旱也潦也爲隆之不德耶旱而雨也雨而止也  
吾民耶是惡可知隆有瘳止祇懼爾爰率有衆用  
陳辭頓首俯伏敬謝鴻休隆敢不與士民益相濯  
以無負明命維神其鑒之

祈晴

往某等率士民虔禱於明神業承靈貺應時晴  
日而某與士民大喜農事有望矣方圖省身  
春神休四之日復雨何也豈兩歲災青

不復錄微誠力爲轉祈

今日之復雨是皆適然耶邑民之災極矣去歲  
霑潦今歲復苦於陰雨將生人之類不復可言  
賤臣言之於邑惟明神其圖之

謝晴文

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災傷萬物非其心矣人  
災其樹邪惡以干六氣之和民之不堪命厥咎有  
焉敝邑自往歲夏五月雨今春土昧甫動農事將  
又復連遭陰雨大恐傷我來莠妨我穡事以重民  
則亦惟爲民父母者不能動宣 天子之德意以  
育民人民茲多僻以被此重災即某之不敏所  
焉避咎乃率官師士民自陳罪狀且告之悔而明  
遂鑒其愚忠以請於帝是日乃霽以是益信天地  
生人寔自灾苟有明信厥應如響亦其士民奉  
不敬

由奉集卷之二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并序

先君丹溪公卒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先君生而朴  
不事機械少讀書已乃棄去業商賈然天性寬仁  
度與人共利取其少與人共患輒身先之又疎闊  
善稽奇贏之術殖牲匕失利人或給公沒其財公  
不問施與貧乏弗責其報嘗泛舟江上有商人

諸禁物舟人覺其狀以告諸商人倉皇跪請曰事  
泄其等皆立死幸公寬之公曰若等誠觸法網願  
有主者吾弗持若矣於是諸商人皆起謝願以帛  
纊為公壽公笑曰吾弗發善等而私若貨謂國法何  
且吾不執若等共軍不發事終不發其事也先伯  
父嘗負官租數百金力不償責公代為之償公力  
亦不給公高其第乃公別竟高其第以故家益貧  
公怡然弗為意晚年則捐世務以花木竹石自娛  
性嗜菊手植數百本晨夕把玩以此自老不問諸子  
生業客至與公談世務公喏然不省談園林詩畫

一花一石之勝公輒應之公春秋既高長於宗堂  
性益謙七偃僕其恭與人處即諸族孫及里中髫  
子弟亦必謹禮之無惰容以故人無間長幼賢不  
咸敬愛公謂公長者公從子大司寇僑憲副倬及  
孫少司馬大山純貴而公獨老布衣相與謀曰丹  
翁吾族之長且賢不幸隱德弗耀歲時合族吾等  
崇身裳而公獨以布衣臨於其上如吾輩何相  
於朝以冠帶崇之以謝曰吾既不仕常布自  
衣以諸子故忝朝廷章服之崇且衣之

竭忠宣智以豎鴻業光吾宗多獨老夫不顧榮貴  
諸子強之迺受公既老益簡直與人居立談輒見情  
實不能稍事款曲家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無腸  
直乃爾公聞之怡然曰吾聞直者死當爲神然哉然  
哉諺有之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吾今乃  
生年七十直何負於我矣吾即不能劍中彪外以效  
尺寸於天下然思少壯至老靡敢一句言行平生操  
務自謂不愧窮愁吾何憾哉諸子有以事忤里中推  
貴人推貴人中之溫知文卒誤逮繫公慷慨言曰  
吾修身砥行七十年寧遠我何爲者吾存罪死則其

分即無罪彼其如我何毅然不爲動已而卒知非  
也乃釋公逮繫公子云公之柔而有制又若此公  
六子長佃業儒弗就次侯亦業儒聰明能讀書生  
奇故又弗就其幼即階七恥父光之弗振而家之  
落也砥志立名期以勉樹尺寸願隆性又疎鹵  
於場屋弗能早遂取功名以爲前人光而公且下  
矣嗚呼哀哉先是隆遊學姑蔑公一日以無事  
在旅中一夕夢拜公與公訣覺而大驚即起  
而公卒七日矣隆痛公之無祿却世又痛

數四乃仰天大呼曰天天降何得罪於天絕弗  
公終也且公素長者何不百年而以七十死也即  
降七日至矣何獨不令少頃史侯耶嗟嗟降亦不  
生不能養死不及送慙愧天地為世大戮嗚呼痛  
乃作誄

大淵之淵深土膏沃風氣博厚先公是毓於穆先  
高華其德其用能巧天性純朴棄瓢箕水挹甕漢  
高揖其志實志機心臨夷愷怍去爾睚眦於羨則厚  
於財則疎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循同載舟人去  
公竟遣之弗私其橐長公逋負鬻第以償雖曰無

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偃倭公實蹈之亦莫敢侮  
盡捐世務不挂宵臆逍遙東籬夢寐彭澤形神弗  
高風遐邇澤乎其德溫乎其容龐眉皓首海岳空  
嗟公之年胡不耄耄一朝無疾神光電滅陰霾障  
白日匿景冥途何長夜曼曼何靜氣弱子千里奔  
送死弗及罪惡彌天呼號泣血摧我肺肝靈輻在  
德帳在堂再絕再蘇明燈煌煌時維孟冬晴  
悲風蕭條木落草黃高旻寥泬四顧蒼蒼

孔之傷

嘉慶五年丁丑隆登進士第授穎上令歸別  
東沙先生卒十六日矣先是四年丙子隆舉於  
謁公公病謝容隆至延入內室語見先生雖病猶  
采比入京師數從東來者問先生起居皆言體中  
大佳矣出見賓客矣用東來者語先生不  
者愕眙不信抵會稽信矣日夜行臨哭先生登床而  
盡哀相隨臨汝地土室內外無不哀者其友問馬  
子故剖腸帶雨下第同病成皆嘆子嘆傷哉貧也  
在淺土母八十老矣而子道兩開馬願歲負米千里  
外而子不涕又以豕俠拓落故骨於浮言履危

數矣士大夫咸泣然子言而子  
也此征也母夫人而下聲泪漣如而子不涕蓋生  
雅不見子戚今哭司馬公若斯哀者何曰某疇昔  
哭先君也亦若是矣哭先君者哭司馬公乎曰管  
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哭先君者哭司馬  
奚而過矣某齒齡時辱知家司馬謂戲鵠千里  
食牛手余作言於公上讀而大奇之走幣要  
刺往一見喜出望外俊朗哉如其文他日  
海內者非之夫則余為無目兩司馬過人

有司馬力也



十年公名家操文衡四方多所睥睨顧獨折節接  
其凡流連光景品藻萬彙及暢叙鴻烈金石大作  
論長篇短章咸退而與某商確時有撰著他人或  
當其則無不當者曰他人敏則竄遲則苦或下筆千  
言矣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寸短尺長天  
奈何敏而不竄遲而不苦屠生有馬嗟嗟某雖愧其  
言心能無感乎某為諸生好吟諷人咸目笑是庖而  
尸祝者希不兩傷不樹禾稼而樹美草雖動將安用  
之舍椽桷而雕龍鳳工無益也曰不然右格猛虎  
左挽飛猱世有蕪材何傷之云云少君貧拓落輕財

好施千里赴人一言掉臂朝乞斗  
金鑿玉虛左國士或章履帶索倨見侯王或脫袍  
勞故人或拂衣以謝貴客合意則鴻毛為泰山失  
則泰山為鴻毛於是衆又爭目笑屠子公曰是  
屠生屠生蓋厭惡人士之乞貧剪乞乞見相者而  
拓路逃馬吾陰察其中實不疎是庸可量乎且  
語駿跡弛稱材甕盎之物不進於大觀絕天  
語於曠節臨深履薄不可謂非英雄然則

必拘七翦七似七覩七學縮脂革自

信也公曰力田不如逢年上苟不逢雖力何益也  
家司馬慰勞某相望於道數握手語曰非戰之罪  
曩予與子家司馬讀子文則勃上神王喜而起謂  
然舉首也乃不意竟落命也為咎嗟竊嘆已復相  
而笑謂世事不可詰若此吾黨壽昔幸而第令不第  
至今日且柰何家司馬酒微酣為某擊節放歌曰吾  
將上叩丸闕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上決東海而西  
逝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輓上然東西  
馳也余然後為生杼煩憊乎公曰孰謂司馬老而狂  
復生聽之有司有司聽之命上屬之冥上彼冥上

奚以問也令司命者舉仲尼頽回詰子將安所置  
矣嗚呼世之相知寧復有若此者哉昔管仲稱于  
相知死至為之物然未嘗有若公之與某者也生  
知我管子猶然至於某當何以云吾云士為知己  
死女為國死若容斯隙子而以此則卿所必也  
而不悔者也由此言之某之所以死公者當何也  
嗟嗟河清難俟歲月若馳自東哭公極倉皇步  
易歲矣九原可作乎則執鞭奚辭九原不可  
何益也於是為之作誄誄曰

石卷之二十二  
秦世模俗爲英爲雄間氣是毓復絕後先配古  
垂髻屬文佳名隱起公家宗伯遂遂殊喜謂爲神  
颯上駒子瞻方上馳一日千里弱冠登朝詞藻聯  
明星有精光華自天朗照六合士林式馬柄文汪  
聲猷蔚然其錫上類磨厲祥岳大江以西風行電  
至今蒸七多公傑出風雲眼乃填大邦保釐璋  
勲庸懋明文經武締經國重保晉大司馬望重  
坐策機宜夷夏安堵時移運去天冬何健懸車乃東  
返彼初服高卧崑阿長嘯返日返神六籍旁引博  
赤縣之外大塊之中非極龍伯小極蠅緣近而凡

迷而入絃下之象汜上之鴻濛微乎罔象灼乎  
不書壁經酉藏兵峽禹都之簡泰山之牒蘭  
長宮丹甲莫不摹芳擬華沂沭窮源撰著川流  
上紫鬼物呵護藏彼名山高步鴻響先登秘  
下雷霆吼啞焦冥蚊蚋其餘作者類波設  
雅冠冕南極表儀斯文萬方颺動多士  
天公返厥真儵兮忽兮冲舉絕塵次  
入山崩海結木落草黃吾霧四塞白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

東海屠隆長鄉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寫聖人之心聖人所  
行醇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  
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同  
之即其文字莫不感裁易之冲玄詩之和雅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

東海屠隆長鄉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寫聖人之心聖人所  
行醇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  
照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同  
之即其文字莫不感於易之冲玄詩之和

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峻嚴整古雅淳厚  
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之吸汪洋浩淼非有  
深搖漾之勢而千靈萬惟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  
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  
爲文矣賈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雋古其蒼雅也如  
公狐大臣龐眉華髮我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  
若山夫野老之儵然清枯也其葩豔也如玉宮后妃  
珠冠繡服華軒翠羽光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  
翻翻輕妙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傳令

璀璨蓋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若  
如列缺乘驕馬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不  
之奇作芙蓉之大造寥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因  
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豈可少  
予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  
不敢望六經乃其爲古文辭一也由建安下  
流而離本根周漢之聲蕩焉盡矣

上者矣八之命醜以視之古者大矣  
厥則媿矣蓋太上不貴而後世爭馳天下之甘者  
鄭魏之聲擬之咸也六美矣翅霄壤不可奏諸宗  
朝建然而悅耳快心則天下之繁音也詩自三百  
而下有漢魏古樂府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  
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遠然山林晏遊之篇  
寄興清遠宮闈應制之什則體存富麗迷邊塞征戍  
之情則悽惋悲壯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不  
非古詩之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衰也文體靡  
六朝而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於昌黎氏大壞

教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  
大壞焉昌黎氏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  
僅能摧駢儷爲散文耳妍華雖去而漆乎無采也  
郁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  
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  
以執世人厭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散翁  
其宗師之是以韓氏之文遂爲後世之楷模  
之上而群趨旌干之下一夫奮臂六合  
耳而不任目之過乎六經而

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  
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誠無用此文爲也昌黎  
之所以爲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文耳今姑  
論其他即如兩漢制誥誰非散文冲夷平淡都無  
峭之氣而朴茂深嚴遠而望之則矜然光沉迫而視  
之則神采隱上風骨格力往也而在昌黎氏之文若  
是耶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  
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模其意也夫擬古而古意  
其形畫者也奚必六經哉且風骨格力韓子  
焉不有也嗟乎令韓子

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爲韓子一家之言  
可也今第觀其文卑者卑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  
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寡者率畧而簡易雖有他美  
不得而知之矣尚焉取風骨格力於其間哉厥後  
蘇曾王之文大都出於韓子讀之可一氣盡也而  
之則使人意消余每讀諸子之文蓋幾不能終  
標而趨之者非韓子與宋人之詩尤愚之所未  
多在興趣微詞隱義有足感人而宋人多  
詩人以詩謀論即奚不爲文而爲詩



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風也固非博綜詮次  
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  
爲主吟咏抒性情則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實  
織成詩夫三百篇亦何故實之有用故實組織成詩  
卽奚不爲文而爲詩執甚而叫嘯怒張以爲高厲  
俗猥下以爲自然之數者蘇王諸君子皆不免焉  
又社七自謂能入詩人之室命令當世則吾不知其  
何說也明與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  
始力興周漢之文誦自三百篇而下則主初唐厥後  
諸公繼起氣昌而才雄徒衆而力倍古道遂以大

言盛矣然學士六夫之奮起其間者或抱長才而  
乏遠識踔厲之氣盛而陶鎔之力淺學左國者  
高峻而遺其和平學史漢者得其豪宕而遺其  
樸辭擬法拘而不化獨觀其一則古色蒼然  
之則千篇一律也愚嘗取以自驗蓋亦時有  
之而思變之猶未得其要領焉嗟呼文雅言  
者必取材於經史而鎔意於心神借藉  
於今日不必字上而琢之句

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之理未  
願與海內諸君子勉之矣夫文不程古則不登  
品見非超妙則傍古人之藩籬而已壯夫者真  
之氣挺秀拔之姿竭生平才智以從事文章家乃  
能高足遠覽洞幽極玄以特立千百載之下與古  
並驅而前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籬拾人咳唾  
為生活彼古人且奴視之曰是為我負擔而割剝  
者傳之後世以為何如又非所以令韓歐諸君子  
也令韓歐見如是之文彼且得而藉口曰始二三  
子姍笑我將謂二三君子之文必標異而出之

太古之上也奈何影响古人而以說古者知是  
我可少寬乎吾文即非古然何者非自得而徒  
倣古自喜也若然則二三君子苟非得之超妙  
議古苟非深於古無輕訾韓歐也夫挾天子以  
侯諸侯將奔走馬麋而虎皮人得而寢處之矣  
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影响古  
不勝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其無為韓歐

與友人論詩文

公學置家馬而獨推宋人詩者

及我朝楊用修及一不知名某孝廉謂周漢唐  
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兼雅俗  
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比有據景與意會  
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途其最可喜者不避龐  
不諱朴野縱其才情之所之若無忌為詩者李太  
陵空駕語務言上講說却不必字句如詩何杜為  
皆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於此則獨長於與然  
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身處此則大家言其兼  
俗文質無所不有是矣乃其所言當特備推

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沉抑頓挫至其不避龐  
不諱朴俚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  
擅場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謂杜之妙在麗朴何也  
杜亦自云平生性僻愛野言語不驚人死不休良  
苦心往七形神為之在無意於詩且不擊於  
鼓訟寬乎李杜品終或有新矣顧詩有虛有實有  
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  
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  
若秋與諸篇托意深遠盡馬行諸作

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  
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  
時春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遊等篇凌空  
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志士現遊僊招隱亦是美  
談今夫登閣風坐... 飛僊即不能至言  
以快心思之神玉... 盤珊噉躡食  
飲而已然後高實... 與興六義所該詩  
人何所不自而謂杜... 長於興且以置雌  
黃鳥何居杜知聖者新... 兵車出塞悲陳  
灑哀江頭賦也紀行懷古赤霄朱鳳秋風佳入何謂

無興也李如飛龍懷僊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  
箕北斗興也何非賦也容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  
李杜而下無論其他即如世所稱王揚沈宋高岑  
孟其美安在籍令諸公得意之詩為後人所遜相  
矣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為近世之作  
柰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柰何能不知其美也於  
不知安用詩為又云唐人安得有詩夫天下事  
情景累移唐人不能隨事觸景創出

古今詩文真義多所鋪陳而徒以天地

而且自謂能發抒性靈長於興趣安在其爲詩且  
道大矣鴻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新者雅者俗者  
者實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而縉者朴而野者  
利而俊響者深而詰屈者景之所觸質直可情之  
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博綜猥瑣亦可如是乃稱  
無所不有茲老杜之所用格也而唐人徒用麗字  
秀語爲聲役取其鼓吹鏗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  
足下往七韻法唐人務爲工緻而已于鱗既已若此  
足下何不廣心自縱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  
自爲一家言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徒沾七工

喜學唐人不咸即又爲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  
也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  
山川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深變化若鬼  
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  
淸空流利迫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商嫺  
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  
唐人又不稱大寬乎誠如子云  
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

諸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爲也且詩出於  
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然不過就其所見  
而爲之何嘗炫奇標異試取二百篇而讀之太  
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之口何者不委宛曲折  
可誦而乃務以朴俚質直爲能自脫筆墨蹊徑  
藩籬乎老杜語多質朴濫觴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  
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  
蕭如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  
眼中之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

燈臺如江間波浪蕪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如三  
箇裏關山月萬里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  
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  
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栢裡龍媒去盡鳥呼風如  
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如  
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指  
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氣  
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

雲出殿低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如織女機絲  
夜石鯨鱗甲動秋風如江光隱見龜龜窟石勢  
鳥鵲橋不大瑰麗乎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如勾馬新婚念努力事  
行如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嬖如信美無與違側  
望川梁如詭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  
飲令心哀如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

春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  
夜白月是故鄉明如魏都虛一哭鞍馬去孤城如江  
清歌扇底野瞻舞人如魏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  
殿謾焚香如魏都虛一哭鞍馬去孤城如江  
盡圖省識春風白如魏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  
乎老杜之美其大者於灼若是乃一切置不論而  
取其麓朴以為擅場老杜有靈胡不虛地下乎又  
今人文章往往好學周漢周漢之文非不美顧  
乎而不成祇增醜耳余曰韓昌黎何如曰

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時之註疏可學與曰彼蓋無意  
 為文首也何論工拙六經之文何如曰彼蓋有意為  
 文者也美宜矣余曰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  
 業已有定論其庸短長且人亦何能也凡人能立剖  
 判之先出於人之外後曰人之道而高自出奇  
 又何學也即學其詞亦何能也而學昌黎氏也  
 謂昌黎無所不有月... 無所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  
 大道周漢獨於大道... 無意為文即無論工  
 拙六經獨有意為即無所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  
 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

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  
 合不合也六經美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晦氏也不  
 同日論矣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口領王師渡河  
 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  
 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  
 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  
 原望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為  
 州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未...



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于下飛柰何敢不  
班師哉然從東南言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  
相國實陰贊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補弼之臣陛下  
之過相國實笑語自之飛之臣笑而擊之恥相國為  
天子大臣而贊今書人而為書人所以比赤縣神  
州一帝越在秦而為秦而為秦而為秦而為秦而為  
開則為相國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曰者渡河來顧  
瞻帝京徘徊宮闕永宋微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  
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滂上下

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  
相國念之且相國常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中  
原乎擅衆之人不匹於冠裳乎庸人之遇相國誠  
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倚胡中也君父  
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目中  
有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  
勸飛危酒飛寧能一飲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  
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

二帝旋於目前功業

原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極  
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  
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  
原還二帝非以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  
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  
稟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  
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  
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

擬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五年月日總督兩廣軍務某官臣某奉詔討

西徭浪等賊臣等親率大軍與賊接戰仗天威大  
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者竊以嶺以西南控  
廣北極捍牂牁統印笮之所鬱盤蒼梧離水之  
帶大藤峽折而走險容菁叢豎起而造天自墜  
疆南粵王檀命以來夷獫狁宅凶逆盤據編民  
目緣為姦阻山谿之險憑林麓之深抗撓官軍  
遠近飄忽出沒肆為跳梁得志則橫行於一方  
則遊於崖谷勝則虎攫鴟張敗則狐潛

之所經營而弗靖者也皇帝乃眷南顧憫念  
因賜臣以璽書假臣以節或計在討平禍亂奠安  
圉臣等肅將天威大舉征討總百粵之師揚六軍之  
氣謀在風成機隨去變相其地也其要害張疑設  
伏先登奪其城其歸路防其崩潰以聖天子之威靈  
將士之協心金戈耀日鉞斨如雲陣勢疾於風雷材  
官奮於貔虎前隊鳴刀千山宵入後宮吹角萬騎朝  
馳蒙旗西指天聲載揚武士而臨戎先奪北宅北  
山岳鼓舞顧盼則江河倒流戰而賊鋒已挫再戰  
而虜群遂空譬如疾風之掃秋葉泰山之壓累卵

其巢穴殲其種類絕其本根杜其滋蔓捧大明而用  
瘴癘入桂清塵挽天河以洗甲兵九嶷生色斬首  
十萬俘虜百千許血變可流黃沙四起遺骸山積  
日烏昏短狐不鳴長鯨影滅收大戮於京觀斷樓  
於南天遂令婦子相保開闢復業草綠蠻烟散千  
之野哭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歌千里以之蕩平  
蠻島之震動鏡歌清而列校喜朱鷺肅而蕃部  
於萬年用告成於九廟豈止焉援立南征  
下順之歌而已哉

平四夷未寧函復皇圖萬紀與天無極臣等亦且  
鼓擊而歌擊壤銷金甲以事春農不勝踴躍歡忭  
至謹遣某官臣某露布以聞

趙太夫人行畧

家母姓趙氏外家祖父端賢與商文懿公同舉於  
文懿公與外祖相得甚誼願為起家累官江西奉  
趙氏至奉政公益五世科第矣家母幼得家教敏  
多法度選名家子師之君為人朴茂坦夷少居  
好樗蒲六博挾彈走馬以故始學學廢  
直失利不止已又失利又不止從

之道至四五發不利不

云伯氏聞其第償官進併帶先君第先君世間人或  
給先君陰取其貲先君不知也家以是日益貧而先  
君日益舍然拓落家母朝夕勤拮据之力以相先  
逮晚年子女諸孫寢多家用百不給一先君一切  
解不復履意家人產業獨以花木竹石自老目  
遊至暮有齋上卧耳詰朝不問晨炊起逸籬走  
丹柴枯而時乃灌溉家事無闕白先君即有

名殊弗聞事無

其非有所即安愚兄弟六人者

而先君以歲丙寅見背蓋自是家奄微不振乃不  
隆稍七以學起諸生聞家休戚慨謂不肖隆曰自  
而父以打毒自適遭家不造備嘗諸艱難積數十  
年於茲今若矣卓兒子川又學有登尋知鄉之屬編  
先生庶幾逢時致身光起大業無論逢時致身即克  
自砥志好修而不悉為人即而父母之志願伸矣乃  
隆又困諸生十年志氣益下力田不如逢年  
年且不逢雖力何益益以數十年之艱  
難而心豔而一朝之借光一上茲歲丙子隆始獲  
舉於鄉歸家母又憐而喜之舉一舉惜而感不

見而父平生拓落

用文學起家戶矣章而父之志行矣是吾之所以悲  
而復喜也若兒子之學問而不可知吾今八十年之  
人豈有賴焉勉旃自愛無忝為人弟餘事耳今年是  
為萬曆丁丑不幸隆幸於進士第而家母適春秋  
十有九隆奉命穎上令行有日以自度家母明年  
十而隆且以吏事走四方即欲為壽安所得長  
言而稱之敬用微寵靈於吾子子實知不

幸不惜賜一言為光榮豈惟家母維先

無已時幸吾子共賞國利之

送陳伯符奉詔歸要錦帳詞

黃姑織文銀河渡天上  
要主青玉上蕭郎金屋貯人間  
二妙連理瓊枝倚春風  
而聞天香似錦帶指新月以  
要盟花生秦嶺步搖光  
賦泥黃風動四堵文綺香黃  
精華潤眉黛  
工在之巧  
寶氣含龍紉之  
離絲糾紛不解  
誰能雅韻於未  
賦宛轉無端寄柔情於  
錦瑟  
五弦洞府於塵寰  
却說便不足為樂而等佳期  
於天  
度雖日月不足為長  
道  
思  
女被何柳毅之談  
下  
家文簫  
莫取絲鸞之  
言  
亦非  
師  
是  
杜  
休  
一  
枝  
崑山  
片  
云  
年  
少  
登  
朝  
羨  
美  
容  
之  
出  
臣  
才  
高  
作  
賦  
錦  
繡  
之

霞雲茲者上書以請暫辭  
鸞鳳之侶文就千言美矣  
東都之才子妝成七寶  
然南國之佳人洛濱拾翠  
蘭房初照乎夜珠上國  
花梓里况榮乎晝錦終蠟  
高燃總妬盈階之月色  
綃半拂猶懷滿袖之天香  
光華並耀倚綽約而  
律呂相和吹參差而鳳下  
語燕窺簾青春深而不  
泥螢度砌良夜何其未央  
生平之樂事都薰人  
歡娛不數縷結同心日麗  
舜間之孔雀蓮開  
天上之鴛鴦然且  
臨冀缺之耕東

稱賢于是又重之以詞其詞曰

華屋重門敞正闌  
簾花近龍笙金屏月上羅綺香中  
雲不散相映銀缸綉幌年少也風流兩七何處天風  
吹得下似一雙彩鳳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卽君得  
意辭天仗乍相逢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轉流蘇誰  
不羨萬朶芙蓉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閣占斷人間歡  
樂事只入間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堪賞

由秦集卷之二十三終